

娘啊娘

■ 孙宝善

娘于农历2023年2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虽属高寿,当知抢救无效时,仍顿感日月无光,悲痛万分。您是那样热爱生活,八十几岁仍满城跳大秧歌,几天前您还自己穿好吃饭,说笑自如,如今却突然阴阳两隔……

娘啊娘,您是一个怎样刚强的人啊!您思想进步,不甘人后。少时参加儿童团,稍大一点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坚持不留长发、不裹小脚、不施粉黛、不信神、不信教、不服输,发动妇女做军衣军鞋,开展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婚后随父先后在阁楼、西湖、石佛区委生活;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不顾父亲强烈反对和亲友的苦苦劝说,您毅然携三个孩子回乡务农。女儿6岁,长子3岁,次子不满周岁,爷爷奶奶去世多年,父也在家无兄弟姐妹,老家已无片瓦,更无任何家产积蓄。一地排车家当拉回家,暂住小队部里,村里没人看好她:“快看看吧,又来了一个要饭的,别说是带着三个孩子,自己饿不死就烧高香了!”讥讽不绝于耳。但您咬紧牙关没吭声,心里却憋着一口气,借钱借物没有,借个水桶都不给。从此,您攒的东西也不借,您要活出个人样来给大家看看。没水桶,买了个罐子打水吃;没柴火做饭,就树上绑干树枝、剥树皮、拾草根、扫树叶;没吃的,您到娘家要了40斤地瓜干;没衣服穿,您就大的改小,缝了补,补了缝;您不顾寒冷,跑好几里地捡白菜叶、萝卜缨,有时几天不见粮食粒。总算捱到了春天,您爬过村里所有的榆树、槐树,撸叶子熬菜汤,您将地瓜果与棒子皮、棒子芯放在一块用碾子轧成面充饥,所有能下咽的野菜全挖遍。麦收后分了20斤小麦,肯定不够吃的,您天天外出拾麦,有时一斤两斤,有时三斤五斤。地里捡不到了,就捡拾路边落地粮,连土一块盛起来,到水塘里淘,有

时也淘好几斤。

为了生存,您想尽了一切办法,才使我们一家四口生存了下来,也使全村人对您另眼相看。村里开始接纳孱弱而又刚强的您。为了挣工分,您把两个幼子托付给女儿照顾,一天三晌下地干活,样样干在前头,每次评比不是模范就是标兵。您的实干精神感动了全村的人,都伸大拇指夸奖您是“铁人”!您被推举为妇女队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晚年您仍坚持自理,自己能做的事不劳他人!

娘啊娘,您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人啊!父在外地工作,很少顾家,您毫无怨言,独自担起了养儿育女的重担。为了多挣工分,您几乎没缺过工。但一到年终决算,仍缺粮缺钱。当着人的面,您虽没说啥,但回家那“憋屈”的哭声,真让人肝肠寸断。为了改变现状,您养猪养羊养鸡,积粪攒钱,动员孩子们割草拾粪买工分,再苦再累不向国家要救济,赢得了全村人的尊重和赞赏。“我们没房子,光搬家就四五次,看够了人家的白眼。直到1964年的春天,咱才盖了自己的三间土房。那三间房子的土都是我晚上在南坑里一点一点拉的,你老五爷、三爷当的木工,你老二爷招呼的人,你二红爷、继常爷、迪青叔、书顺叔都没少出力,盖房没花一分钱,只烧了几锅白开水,这些咱都不能忘啊。”娘总是这样说。“后来你们稍大些了,我刚想喘口气,1968年底,你沈阳的三叔又把他的两个孩子送回了咱家,一家五个半大孩子真要命啊,但我想你叔婶也是难得不行,不然谁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让别人养呢,他们在咱家待了两年多,走的时候还给他们做了身新衣服、新被子,带了些钱和粮票、绿豆、红枣……”您白天下地干活出尽了力气,晚上织布常常到黎明。我清楚地记得,多少次半夜我睡醒了,

您还在纺棉线。有时您一手抓着棉絮,一手拄着纺车就睡着了,看得我好心痛。一有响动,您马上醒了,给我盖好被子,又一圈一圈地纺起来了。现在每想起那“嗡嗡”的纺棉声和“吱吱呀呀”的纺车声,我都感到亲切温馨,又感到悲苦难耐。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您把三个儿女都培养到高中毕业,那是怎样的付出啊!

娘啊娘,您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您明辨是非、知事明理,村里大小事务您都热心参与。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您总能和风细雨、耐心化解;红白事您是“明白人”,每次都少不了您忙里忙外的身影;您做的绣花鞋、儿童的老虎鞋、剪的剪纸,深受妇女们喜爱。她们有啥心里话都愿给您说说,您成了全村妇女的贴心人。

娘啊娘,您是一个多么胸怀宽广的人啊!您原不认字,随父自学些文字,能大体读报,但更爱看戏听书。高兴时您还能哼上几句,说上两段。您常常总结出一些道理教育我们:报国不须孝,为民可舍家;先成人后成才,先成家后成业;人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林林总总、文白相间、俗雅共存,现在想想,这些可不就是做人的百科全书吗!

娘啊娘,您真不愧为一个“大写”的人。您魂归故里,全村人村前迎接,自动到灵前致哀,无论长辈还是晚辈,无不失声痛哭,这是对您一生的最好评价!

娘啊娘,怎样做做人,您为儿女作出了表率!您的恩情如高山大海,儿女难报于万一;您的教诲,似雨露甘霖,儿女永世不忘,将代代相传;您的一生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您在儿女的心中永远活着!

呜呼,娘啊娘,您一路走好,愿您在天之灵护佑我们……

这些土地的名字

■ 王栋

我的家乡是聊城在一个古老的村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岁月。村子里的土地,因为地域不同,归属不同,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邻里们下地干活,一问一答,就知道去向了。有几个地名,很有故事。

马趟子

马趟子是俺们生产小组的一方土地,大约有200亩的样子。土地肥沃、疏松平整,是早涝保丰收的一类地。什么叫马趟子?村里老人们讲,这片土地是当年大刀王怀女领兵逛马的地方,也就说这里是校军场,故名马趟子。

大刀王怀女,听过刘兰芳《杨家将》的都知道,她跟杨六郎是娃娃亲,是杨六郎名义上的原配,虽然有其名无其实。她相貌丑陋,武功高强,协助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历史上没有其人。但演义小说深入民间,也就替代了历史。先辈们说,当年王怀女在这儿逛过马,还大破官氏河岸边的蟠州城。官氏河在村东,蟠州城里有蟠州寺,至今只有遗址了,是聊城市文物保护单位。王怀女的故事辈辈流传下来。至于真假,就别那么较真了。也可能真的有位将军在这儿练兵跑马呢。

不过,现在咱们都不叫它的大名了,都说“家北地”。因为它就在家的正北方向。

马趟子,不见当年战马嘶鸣,尘烟四起。

唯有淳朴的小麦,健壮的玉米轮番带给乡亲们丰收的喜悦。有道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鲁爷坟台

鲁爷坟台是俺们村生产一组的一方土地,在村东北方向。

小时候跟小伙伴去鲁爷坟台玩,不见坟,更没有台。路边是一些破碎的青砖。

后来才知道,乡亲们所说的“鲁爷”,是“鲁连爷”的简称。鲁连,又名鲁仲连、鲁仲连子、鲁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辩论家、平民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义不帝秦,节操高尚;他射书聊城,智勇双全。鲁爷坟台,当是他的坟墓。史载他客死他乡,这个坟墓,只是个纪念罢了。鲁爷坟台早先是块大土台子,有墓碑。《茌平县志》记载:“康熙二年,县令王臣重修鲁仲连墓,植以松柏。”这重修,就是说,鲁爷坟早就存在了。存在多少年,没有记载。

据有关文献记载,鲁连“墓高两丈,数里外能见之。有碑题曰:齐高士仲连鲁先生墓”。可知那时墓还是很高的。

父亲告诉我,文革时期,鲁爷坟台被挖开,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青砖而已。后来,有人在坟台上取土,翻了牛车,砸了那人的鼻子。好长时间没有人敢去拉土了。后来,坟台慢慢

鱼跃龙门

■ 李恒昌

孔子得子,鲁昭公送去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因此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鲁昭公送的肯定是黄河鲤鱼。“岂其食鱼,必河之鲤。”《诗经》用这样的句子描述当时人们对鲤鱼尤其是黄河鲤鱼的推崇。

黄河鲤鱼是黄河的特有鱼种,金鳞赤尾,体形修长,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因为这些特征,黄河鲤鱼位列我国“四大名鱼”之首,名冠神州大地。

聊城市东阿县不仅盛产阿胶,也是“中国黄河鲤鱼之都”。

全国很多地方产黄河鲤鱼,按地域来划分的话,可分为山东黄河鲤、宁夏黄河鲤、陕西黄河鲤、山西黄河鲤、河南黄河鲤,它们并列黄河干流的“五大名鲤”。

为什么东阿成了“中国黄河鲤鱼之都”?用东阿人自己的话说,“我们这儿的好啊!”

一个“好”字,蕴藏着丰富的含义。

气候好——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适中,无霜期较长,日照充足。

颜值高——东阿黄河鲤鱼体

型修长,体侧鳞片金黄色,臀鳍、尾柄、尾鳍下叶橙红色,胸鳍、腹鳍橘黄色。

味道鲜——清炖后肉质细嫩、纹理清晰、洁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口感爽滑、味道鲜美。

除了品质好以外,东阿黄河鲤鱼还是条“文化鱼”,不仅在餐桌上扮演着珍馐美食的角色,在文化意象上也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当地流传着很多有关黄河鲤鱼的美丽传说和历史故事,比如“无鲤不成席”“木醒待客”“朱元璋吃鲤鱼做皇帝”“渔姑地鲤救曹植”“鲤跃龙门”等。

东阿县艾山脚下,是万里黄河下游最窄处,河宽仅有220米,被称为“锁蛟龙”的艾山卡口。这里的大坝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鲤跃龙门”雕塑。据传,当年黄河鲤鱼逆流而上,就是在艾山卡口这里跳过龙门成为龙的。有诗曰:“秋观浪涌冬观冰,正月十六放河灯。黄河鲤鱼跳卡口,艾山脚下锁蛟龙。”

逢年过节,东阿人家里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主菜——糖醋黄河鲤鱼。成菜后的鲤鱼首尾昂起,形似“鲤鱼跃龙门”之势,寓意红红火

火,年年有余。

东阿能成为“中国黄河鲤鱼之都”,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当地高度重视黄河鲤鱼产业发展有关。

以优质黄河鲤鱼为核心,这里形成了集原种保护、繁育、养殖、科研、流通、餐饮、休闲及文化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东阿人养殖黄河鲤鱼,有股倔强和叛逆的气质。这种气质首先体现在选种上——不怕麻烦。

为了挑选好鱼种,当地与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合作,在黄河岸边的引黄闸下游,寻找优质黄河鲤鱼的鱼种,挑到合适的,再送到专门的机构进行基因鉴定和选种,留下最好的几尾,繁衍后代。

鱼养肥了就拿?那可不符合东阿人的气质,鱼得“瘦身”——从鱼塘里捕上来之后,放在净养池里养20到30天,这期间什么也不喂。

黄河鲤鱼喜欢淤泥,还喜欢打洞,身上泥腥味特别重,在净养池里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去除泥腥味,让它的口感更鲜美,从卖相到味道,都有保证。

这么一看,东阿人这股倔强劲和“鲤跃龙门”所代表的拼搏进取、

被夷平,变成一方良田。但鲁爷坟台这个地名依旧存留下来。

朗朗乾坤里,每有旋岚在鲁爷坟台附近旋转飘落。乡亲们就说,鲁连爷鲁连奶奶回家来看看呢。

明岗子

土地确权以前,我家的地有一块在明岗子。明岗子,我一度认为应写做“名岗子”。后来,一位大爷给我说,明岗子,是“明家岗子”,以前是明家的土地。后来归公,名字留了下来。

明姓不多见。在百家姓中排第111位,全国人口也不过20万。但在我们村,明家曾经是大大姓。据说以前就叫“小明庄”,后来因鲁连爷的盛名,才改了村名。明姓,应该是从前的主要姓氏,不过,现在村里明姓只有一家了。

明家的辉煌与没落,明岗子当有记忆,可惜它无言。唯有这片土地,换了主人,年复一年,默默奉献着,默默地与村庄守望着……

这片家乡的土地,形成于亿万年前,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繁衍。这片土地,见证了洪荒时代,刀耕火种。见证了饥饿贫穷,战乱纷争,也见证了今天的富裕繁荣。每一方土地的名字,都记载着一段故事,都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寄托着乡亲父老们的莫可名状的情结。现在,我惟愿盛世家园、和谐友善,惟愿华枝春满、土地永安!

敢于突破自我、敢于冒险奋进的精神,是不是挺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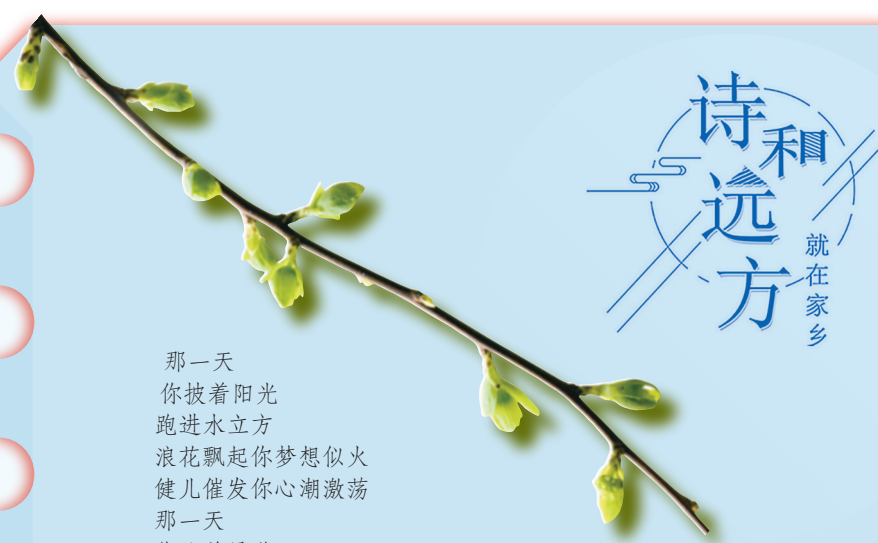
养得好只是第一步,卖上价才是养鱼人的追求。为此,当地不遗余力地加强黄河鲤鱼品牌建设,制定养殖标准、办理相关认证、宣传黄河鲤鱼文化……

刘磊是东阿黄河鲤鱼养殖业的代表人物。在水产部门的指导下,2009年,他和妻子开始尝试养殖黄河鲤鱼,并摸索出了“鱼菜共生法”——在鱼塘里搭建“菜台”,放上镂空小花盆,种植水葱和空心菜等蔬菜。这么一来,鲤鱼排出的粪便所产生的氨氮,被蔬菜的根部吸收,水质被净化,鱼儿活得更健康,蔬菜售卖还能增加一份收入。

现在,黄河鲤鱼养殖已成为东阿的新型特色产业,全县养殖水域面积2万多亩,600多农户从事黄河鲤鱼养殖,年产黄河鲤鱼1.5万吨,产值4.2亿元,是全国黄河鲤鱼的主要产地。

“好客山东”有好品,“好品山东”最好客。东阿黄河鲤鱼,既是“好品山东”的代表,也是“好客山东”的待客佳肴。

好客山东,欢迎八方宾朋!



那一天
你披着阳光
跑进水立方
浪花飘起你梦想似火
健儿催发你心潮激荡
那一天
你迎着晨曦
赶到天安门广场
国旗升腾你默默的祈祷
断臂举起你崭新的希望

我也要学游泳搏击人生
我也要夺冠军收获辉煌
同学问你为啥
“只为给生命立个样儿”

那一天
你顶着烈日
迈进课堂
一侧脸翻开调皮的书本
嚼着笔写下飞舞的篇章
那一天
你披着雪花
骑到路旁
断臂撑着自行车超越行人
寒潮激起真男儿热血贡浆

我也要走上大马路
我也要活出正常
妈妈问你为啥
“只为给人生描个样儿”

那一天
你扬起剑眉
跨进游泳训练场
一遍遍撑起强劲的腰脚
一声声爆发擂台的轰鸣
那一天
你舒展残臂
扎到厨房
戏法儿变出餐桌上五光十色
谁岳岳竖拇指夸你饭菜喷香
老人问你为啥
“只为给生活练个样儿”

那一天
你满面春风
登上高台领奖
嘟嘟嘴慢吞吞叨开缓带

新区记忆

■ 丁庆霞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聊城新区是指从聊城剧院到百货大楼的那片区域,而童年的我对新区的记忆却只停留在从我家住的大院到聊城剧院那段小空间里。

我家所在的大院,在河口北沿运河向西的河崖上,大院住着八九户人家,大门正对着运河。

那时的聊城还叫聊城,印象中,城里除了柳园路和东昌路交叉路口的百货大楼周围,古楼大街的鼓楼周围以及河口周围比较繁华外,其他地段跟现在的乡镇差不多。我家大院后门外的土崖子下面就是一大片农田,走下陡峭的土崖子,走过西边的东关大队和东边的姚园子大队两片农田间的羊肠小道,拐两个弯儿,就到了直通剧院的南北大道——现在的柳园路。

去剧院的路真没有少走,一是去剧院看电影;二是去剧院门口的台阶上看小人儿书。剧院的台阶很高,中间有一个台阶比较宽,约一米多,总有人在最宽的那个台阶上铺开一大片小人儿书出租,几毛钱就可以蹲在那里看好几本,那时可供儿童看的读物少,那些小人儿书就成了启蒙读物,小人儿书的内容不外是《半夜鸡叫》《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和当时播放过的一些阶级斗争等题材的电影里的故事,也有少部分手绘的,不常见;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家经常来客人,母亲热心肠,不管谁来了都热情款待,有时就需要去买茶买烟啥的,刚好剧院旁边有一个小商店,里面卖烟酒糖茶等日用品,爸爸便派我去买东西。

春天走后那条路去剧院最好,小路两侧的马苗青青,有时刚好在浇地,抽水机的胶皮管子从一个小小的园屋的墙上伸出来,抽出的水在碗口粗的胶皮管子里哗哗地喷出,垄沟里

的水清澈透明,水底闪着银光的细沙清晰可见。

商店玻璃柜台里的糖果更吸引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盘盘纸烟旁边会有一盘糖果,是一种没有包装纸的硬糖,形状像橘子瓣,颜色有点浅紫红色,上面粘着白色的砂糖粒,味道酸酸甜甜,大人们说那是橘子味,特别好吃。那时交通不发达,经济闭塞,我们没见过橘子,更不知道橘子啥味儿。

也许是小孩子不需要寄信发电报的缘故吧,我对那时跟聊城剧院一路之隔的邮电局没有记忆。印象最深的是利民路和柳园路口东南角上的新华书店,因为每年春节前,我都要跟哥哥去那里买年画。鲜艳的年画一张张挂在书架上方,也有的挂在书店的墙壁上,有山水花鸟,也有领袖照片,很是吸引眼球。也曾经在书架和柜台前流连往返,看着橱窗里崭新的书籍出神,却没钱买,记得有一回不知道怎么得到了一点钱,赶紧去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小画书,内容是我没看过的的一部电影,买回家后被我翻来覆去地不知道看了多少回。

那时聊城剧院是整个聊城新区的文化中心,每当有新影片上映,那里都人头涌动,一场接一场,白天晚上不间断地放,特别是晚上,电影开场前,来看电影的人黑压压一片,把电影院门口的广场挤得满满的。

如今,东关大队和姚园子大队的农田早已变成了现在的铁塔商场、银座大厦、新华书店和一些居民区了,曾经的新区也扩大了很多倍,发展到兴农河以北,我家所在的大院也早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拆迁了,邻居们也陆续搬走了,但在我记忆里的,那片农田和聊城剧院、老新华书店却依然是旧时模样。